



莫枝堰旧影。

1 舟行姚江、慈江、西塘河

王穉登入余姚，走的是上虞十八里河至余姚下坝（今马渚镇四联村下坝自然村）一段水程。

行走浙东运河，翻船过坝的体验必不可少。“船从枯堤而下，木皮如削，为之毛发森竖”，但王穉登将之比喻成“何必瞿塘峡方知蜀道难也”，恐怕还是多少有点夸张了。

作为吴门文士，王穉登（1535年—1614年）少有才名，4岁能对（属对），6岁能书（写大字），10岁能诗（作诗），晚年更成为吴中风雅的代表人物，是明万历年间的三大布衣诗人之一。31岁的他虽然还没到被人人追捧的程度，但家境殷实，已有积累。

看着眼前的姚江景色，他想起两幅藏画，赵孟頫的《重江叠嶂》和黄公望的《姚江晓色》，说见到实景，方知丹青不虛。

这一天是明嘉靖四十五年的五月廿五日，正好夏至，王穉登的体感就是一个字，热。唯一能解救他的是姚江两岸风景，“翠壁夹岸，溪流如束，对之心凉”。

次日，五月廿六日，王穉登抵达慈城袁炜家中。

袁炜是在此前一年，病重返乡时去世的，享年58岁。袁炜虽在京城官至大学士，但家中境况并不好，王穉登看着门庭寥落，田谷岁入还不够祭祀之用，很是伤情。

拜祭完袁相公，王穉登顺道参观了城北阡峰下的袁公书院，形容其“堂构浑朴，壮而不华”；携酒登上半山腰的湖山亭，望“城里城外，山如鱼鳞，姚江列岫，尽在窗中”，右慈湖先生祠，左普济寺，隔窗飞雨飘来，令他不禁有点熏熏然。

当晚，王穉登住在袁宅，翌日还游览了慈城永明寺和西门外的大宝山，至廿八日方才告辞。

袁家人用画船将其送到清道观，舟人指示“乘潮乃行”。

从王穉登的行程看，他从慈城来宁波走的正是列入中国大运河遗产段的“慈江一刹子港”一线。“十五里，小新坝（即小西坝），二里，大新坝（即大西坝），二十里，夜泊宁波西门”，即宁波西塘河一线。

2 甬上名楼览胜

五月廿九日，大雨。

王穉登等来了“遣舟来迎”的张邦仁（字孺谷，张时彻长子），在白云寺（今县学街口）与友人见面，喜不自胜。

在宁波期间，张邦仁几乎全程陪同，可以说是王穉登来宁波的“地陪”导游。据他形容，张邦仁性情豪爽，待客热诚，“面有河朔之气，信快士也”。

歇过一晚，张邦仁带王穉登去拜见了自己的父亲、时年66岁的张时彻。

张时彻与屠大山、范钦并称“东海三司马”。据王穉登所见，当年的张时彻“黑发未落，仍可为苍生复起”。12年后等他再来，其人已逝，乃为后话。

张邦仁还带王穉登参观贺秘监祠，并和家住东门外碧岑楼的包大中（字庸之，时年52岁）吃了一顿饭。

包大中，曾任征倭参军，习称“包参军”。包家的碧岑楼是当时宁波三江口东岸一座知名的江楼，画家吕纪曾为之作图。据王穉登所见，碧岑楼本身不大，“仅可容数胡床”，但下俯三江，“帆樯蔽日，层崖叠鼓”，景观极胜，堪称伟观。

在三江口，张邦仁向王穉登讲述了郑和下西洋在桃花渡落下石碇的传说，为其人其事平添几分联想。

六月初三，王穉登应张邦仁之邀，前往他家位于东钱湖的茂屿山房（位于今云龙镇东）。

茂屿山房是张时彻营建的私家别苑，在其文集《芝园定集》中有关于此园非常详细的记载，可与王穉登的记述对看。

据王穉登所见，该园有琴山、品山、步虚亭等景观，时值夏日，门前白莲初开，香气宜人。

据其记载判断，王穉登前往茂屿山房走的应是鄞东前塘河一线，舟行三十里“过一碇、一浮桥、二堰”。途中，他听人介绍宁波的各种治水之法，“凿而渚之曰陂，疏而导之曰渠，障而高之曰堰，堤而石之曰碇，枢而运舟曰坝，以时停决曰闸，方舟连络、车徒并济曰浮桥”，介绍简洁而清晰。

3 东钱湖雨中泛舟

住在茂屿山房的这一晚，湖上风雨大作。张邦仁向王穉登保证：“明天不管天气怎么样，我都带你去游湖！”

六月初四早餐后，一行人就出发了。先到莫枝堰，把大船留在堰上，以二小船游湖。

雨后的东钱湖“山昏水乱，浓丹浅碧”，从苏杭来的王穉登并不觉得如何，但张邦仁好像非要凸显家乡美，不停问他，这里跟西湖比何如？

王穉登却直言，恐怕是“东施效颦”，把张邦仁气得吹胡子瞪眼。

在湖上，同游的包大中还向王穉登介绍了前堰一带的史氏故宅，众人一起登上霞屿游览了普陀洞天，还去大慈山看了史弥远墓和大慈寺。

此时，距离史弥远下世已有300余年，王穉登见其墓“穹碑断裂，华表作石笋形，石马绣鞍繁纓、昂首欲嘶”，小屋内仍有龛像，分别为史浩、史弥远父子，“像才二尺，冕旒雄衣，尚具王者威仪”。

王穉登记录，史弥远墓有“石将军二、石翁仲二，雕刻如丝，非今制可及”“石为阙门，树生其上拱矣”。他听人说，史弥远墓曾在正德年间被盗，值钱的珠宝都被取尽，唯余尸身曝露令人哀恸。此时距离被盗约四五十年，传说应可信。

在大慈寺简单用过饭后，王穉登仔细阅读了史弥远神道残碑，“文撰丹青皆出理宗”，但“今破碎不可收拾”，传说因为碑下有“金丸”，被人掘去。

看过史氏墓祠的兴亡后，六月初五，王穉登复乘船返程，在包大中家的另一居所品尝了“雨中杨梅”后，返回宁波。

4 大西坝别情依依

回程的船上，一行人很累，基本都是躺着回来。

到城里时，天还没暗，岸上走来一个人，屠本峻。

屠本峻是屠大山的儿子，照说他爹也是“东海三司马”，但屠本峻本人完全没有“官二代”的样子，“萧然如寒士”，住的地方也很朴素。

六月初六，是王穉登四处告别的一天。

此次来甬，满打满算，他在宁波城中停留不到10天，却大有“倾盖如故”的意思。除了几乎全程陪玩的张邦仁、包大中，还与李生寅（李山人）、余寅（字君房）等人结下友谊，张时彻、屠大山等长辈名臣也对他以礼相待，令其深感宾至如归。这份友谊，为他12年后再访四明奠定了基础。

六月初七，临行前，王穉登拜别了屠大山。张邦仁等人冒雨送他经西塘河至大西坝，当夜“乘潮过丈亭”。

跟来时取道慈江不同，返程时，他走的是姚江，趁晚上涨潮，江水涌入姚江，船只正好沿姚江至丈亭——如此来看，王穉登的往返正好完整体验了慈江（后江）与姚江（前江）复线运行，这套中国大运河宁波段标志性的水利系统。

“初八，雨，姚江增阔数尺，江上山半如云中……夜泊姚江驿，石楔如林，两城夹河……初九日，大雨，姚江驿发舟龙泉，岚气尽在雉堞之上，望孙忠烈（孙燧）祠拱立……夜过中坝，水高一丈……”

经过又一次惊险的过坝，王穉登回到了绍兴。“初十日，雨晴，舟中作书及留别诗，谢明州诸君”。待诗成，已达曹娥驿。

据宁波文史研究者龚烈沸初步统计，《客越志》记录的是王穉登第一次到访四明的事迹，书中共有诗歌74首，其中21首写宁波，另有1篇写给袁炜的祭文。

而在12年后，他第二次到四明，留下诗、赋、尺牘更多。其中又有哪些故事？且待下文分解。

记者 顾嘉懿